

# 三木內閣對毛俄的「等距離外交」

朱少先

## 一 三木外交的基本姿態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不得已情況下提出辭職後，在自民黨內立刻展開了總裁爭奪戰；由於大平正芳與福田赳夫相持不下，爲了避免黨內分裂，只有從大平、福田之外，推出一位爲大派系可以諒解，小派系也可以接受的第三者來出任總裁。三木武夫就在這種情勢下，經由各派系領袖協調、椎名副總裁裁定，再經該黨國會議員總會於十二月四日決定，從夾縫中脫穎而出；並於十二月九日經國會選舉，正式當選爲日本戰後第十二任首相。這個意外的結果，連三木本身，亦表示爲始料所未及。

三木以小派系出任首相是戰後保守內閣一項特例，將來究竟有多少作爲，能否肩負起國家重任，渡過難關，尙無法預料；但由於田中執政兩年四個月來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處處陷於困境之中；三木新內閣的成立，至少象徵了一個階段的結束，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也給予日本國民一個新的希望和新的期待。

三木在組閣之初，曾以「駕小舟迎接風暴」自喻，可見當前日本所面臨的困難，是何等嚴重。關於新內閣將如何克服通貨膨脹？如何抑制物價高漲？如何消滅金權政治？如何改革自民黨？等等一連串的内政、經濟問題，不擬在今天加以討論，本文僅就三木內閣今後的外交作爲，特別是對毛俄的外交動向，作一扼要的探討。

三木武夫的政治立場，在黨內一向被視爲「保守左派」，在佐藤政府末期，曾極力主張「日毛關係正常化」，並曾兩度訪問中國大陸，爲田中與毛共勾搭奔走拉線；因此，當三木當選首相之初，頗多人担心三木內閣在外交

政策上，可能較田中尤左。

三木就任不久，即透過訪問中國大陸的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向毛共頭目表明了新內閣對毛共政策不變；一面並決定派自民黨元老前幹事長保利茂，攜帶致周恩來的三木親筆函件，往訪大陸；在此同時，又決定派外長宮澤喜一，於同一天的一月十五日，訪問莫斯科，積極展開了對毛、俄共的外交活動。更使人對三木內閣的外交動向，發生憂慮與猜測。因此，保利與宮澤的外訪，受到了日本國內外人士的關心與重視。

日本外交政策的形成，原則上是基於自民黨外交調查會擬議再經總務會決定，由執政黨政府執行。因日本首相即是執政黨總裁，無疑對政策決定，握有極大影響力，不過原則上還是需要尊重黨的決定。在田中執政期間（一九七二年七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往往一意孤行，例如當與毛共建交時，即就未遵照自民黨決議「在與毛共建交同時，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原有關係」的原則①，與我斷絕外交關係。此舉在日本政黨政治史上，創下了惡例。三木在黨內既非大派，力量有限，且目前國際情勢及日本國內政情，與田中執政初期有異，三木在外交上，預料當不致如田中的盲目行事。但究竟將採取何種基本姿態，我們擬先從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國會參眾兩院發表就職後的第一次政策演說，作爲對這個問題的註釋。

三木在政策演說中有關外交政策部分，其原文如下：

「……日本的外交基本路線，將是不會變更的。維持及加強日美兩國友好關係，將爲日本外交的基軸，毫無絲毫改變。不久前，在百餘年日美友好史上，福特總統以第一位在職總統身份訪問日本，並發表了更加發展兩國關係的共同聲明。本人決心忠實履行日美共同聲明精神

但是重視維持並發展日美友好關係，並不表示忽略與其他各國的關係。」

「關於日中（共）關係，將誠實履行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兩國共同聲明的各項原則，促進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

「關於日俄關係，準備積極解決締結和平條約的懸案。」

「爲了確保日本的和平與安全，自有維持亞洲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必要。日本將基於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與互惠平等精神，決心加強與韓國及全亞洲各國間的友好關係。因爲確信唯有如此，才能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定有所貢獻。」

「與歐洲各國加強協調，並努力增進與中近東、非洲、中南美洲等開發中國家的合作關係。」

「有關能源問題的國際合作，日本將依照兩點原則進行：第一、在國民理解與合作下節約石油，但不是在外國壓力下節約，而是在經濟上不得不加以節約，它的結果，應對國際協調有所貢獻。第二、石油的節約消費，並不是爲了對產油國施加壓力的消費國的共同戰略，而是出自對於人類共有的貴重石油，消費國與產油國共同予以合理運用的全人類構想。」

從三木首相以上所宣示的外交方針，正如三木自己所說，「日本的外交基本路線，將是不變不動的」。不過，在作法上，預料將不若田中內閣時代的笨拙。我們從三木此次派宮澤、保利分訪莫斯科與北平，便可看出其端倪。也可以說是三木內閣對毛俄「等距離外交」的初步展開，本文就以此爲重點，加以剖析。

## 二 宮澤外相訪俄

宮澤喜一外相就任僅僅一個月，就採取了訪問莫斯科的外交行動，雖然這原是接替前外相木村俊夫未能履行前往的任務，但一就任即刻採取行動，是值得重視的，這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因前（一九七三）年十月田中前首相訪問莫斯科時，蘇俄領袖會同意於一九七四年中由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包戈尼三者之一，應邀訪問日本，後因職務關係，無法前往，由布里茲涅

夫致函田中前首相，邀請木村前外相訪問莫斯科，但因田中內閣總辭，木村亦隨同去職，未能前往。三木執政後，於去年十二月中旬通知蘇俄，擬派宮澤新外相替代木村往訪，至元月七日始獲蘇俄同意。

宮澤這次訪問莫斯科，其主要目的在商討兩國和平條約。在宮澤一月十五日出發前夕，三木首相除將致布里茲涅夫親筆函面交宮澤轉致外，並囑囑宮澤在談判中，應以要求返還全部北方領土爲會談重心，並須從日蘇友好的長期觀點，謀求解決，態度非常堅定。

事實上，戰後日蘇兩國之間，對齒舞、色丹、國後、擇捉四個北方島嶼，日本認是日本固有領土，要求歸還，而蘇俄則以雅爾達會議中已劃歸蘇俄所有，問題業已解決，不允變更。因此一直糾纏不清。在一九五六年鳩山一郎前首相訪俄時，雖以發表「共同宣言」方式恢復外交關係，但兩國和約因領土問題仍無法簽訂。惟在「共同宣言」中，仍列入了「在和約簽訂後將齒舞、色丹兩島交還日本」字樣。此點無疑不能滿足日本要求，所以和約談判亦無法開始。到了一九六〇年日美重訂「日美安保條約」時，蘇俄不滿日美關係的加強，葛羅米柯外長對日本致送備忘錄，有關交還齒舞、色丹兩島問題，又附加了「必須在全部外國軍隊撤退日本之後」的條件。使「北方領土」問題，更增加了複雜性。一九六七年三木武夫在外相任內，曾應邀訪蘇，與蘇俄外長舉行第一次「日俄外長會議」，會中亦曾提及北方領土問題，蘇俄始終以「業已解決」爲詞，拒絕討論。不僅會議毫無成果，原定翌（一九六八）年的第二次外長會議，亦延不舉行。日本屢次催邀，也無結果。到了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宣佈準備訪問中國大陸後，蘇俄爲拉攏日本，對日態度，突然改變，葛羅米柯竟自動於一九七二年一月訪日，與當時福田赴美外相，恢復第二次外長會談。葛羅米柯不僅絕口不提領土問題，並在會談中獲得了加強兩國友好關係、兩國總理互訪、在一九七二年內舉行和約談判及自一九七三年起每年輪流在東京與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的協議。但後來因同年九月田中前首相與毛共建交，使原有葛羅米柯與福田協議，均未付之實施。日俄關係，再趨疏遠。一九七三年十月，田中、大平訪問莫斯科時，雖亦未能解決領土問題，但在會談共同聲明中關於和約問題有了兩點原則性提示，即：（一）二次大戰以來未解決諸懸案解決後簽訂和約；（二）在一九七四年內繼續和約談判。田中認爲此聲明中「未解決懸案」包括了「北方領土」在內

，而且明定在一九七四年內繼續談判和約，顯示蘇俄已有讓步之意，日本當局準備一九七四年歡迎蘇俄領袖訪日，商談和約。但田中一廂情願的想法，並未獲得實現，蘇俄領袖並未訪日。

以上這些情形，三木、宮澤均深切了解，對「北方領土」問題，亦明知無法獲得解決，相關聯的和約談判，料不致有何進展。而宮澤急於訪問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不外：

(一)坦率向蘇俄表達日本全國上下收回北方四個島嶼的意願，並明白告訴蘇俄，在發展日蘇未來友好關係上，必須排除領土問題的障礙，也是建立政治關係的基本條件。

(二)利用與蘇俄的談判，加強日本在對毛共外交上的有利運用，達到「等距離外交」目標。

(三)在談判中直接了解蘇俄對外政策，特別是蘇俄對美國、毛共及中東的關係，以作日本對外政策的參考。

三木、宮澤等深知，今天在美、毛、俄關係微妙複雜的國際情勢中，日本在莫斯科對亞洲外交政策中，居有重要地位，蘇俄必將拉攏日本以對抗美、毛；此外如「共同開發西伯利亞資源」、「亞洲集體安全體制」等各方面，均希望日本合作，故不懼談判會鬧到破裂。這是宮澤敢於在談判中坦率提出收回北方領土的原因。

在宮澤與葛羅米柯先後四次會談中，宮澤始終採取了坦率、強硬的姿態。在十六日上午第一次會談中，宮澤首先就提出了一次收回四個島嶼的要求。和預料者一樣，葛羅米柯對此婉予拒絕，而提出以「現實方式」處理和約問題的解決辦法。所謂「現實方式」雖未說明具體內容，實質上就是「維持現狀」，故使會談毫無進展。其後十六日下午及十七日上午第二、三、四次會談中，仍以「領土問題」、「和約問題」為中心，反覆討論。因雙方立場各異，自難獲得結論。至於加強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合作，北洋漁業安全操作問題、被捕日本漁民釋放問題、准日人到北方領土及舊樺太掃墓問題，因無關宏旨，尚無多大爭執，最後為會議聯合聲明內容，雙方又持不同意見。其中爭執最大的有下列兩點：

第一：關於「北方領土問題」，蘇俄主張不在聲明中提及，僅說明「和約問題」繼續談判。日方認為若以此方式發表聲明，不但表示談判毫無進展

，反較一九七三年十月田中訪俄時後退；且和約繼續談判，又無確期，等於宮澤此行完全失敗。因此日本堅持，至少要在「領土問題」上，維持前年田中、布里茲涅夫共同聲明合意之原則。並要求葛羅米柯於本（一九七五）年內訪問日本，繼續談判。

第二：雙方交換國際情勢意見一項，蘇俄主張將「亞洲集體安全構想」列入聲明之中，日方因顧慮與毛共關係，亦未表同意，主張不單獨列舉特定項目。

為此日方曾決定不發表聲明或僅發表「共同新聞」，弄到會談陷於僵局。最後經蘇俄讓步，葛羅米柯親至宮澤旅邸晤談，同意日方意見，結果於宮澤離莫斯科前一小時，始簽署了一紙純屬原則性的「聯合聲明」。因此在聲明中有關和約談判問題，仍恢復了「將以一九七三年十月日俄共同聲明的了解為基礎」字句。一面表示雙方咸認為在永久安定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必須早日簽訂和約，並同意繼續談判。同時葛羅米柯外長接受正式邀請在一九七五年內訪問日本。（聯合聲明見②）至於日俄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問題，因美國態度消極，聲明中隻字未提。

宮澤外相十八日結束莫斯科訪問返回東京，當渠在機場接受記者訪問時，曾坦率承認有關「領土問題」未獲進展，他表示雙方歧見，決非一二次談判就能解決，今後視客觀情勢的演變，來求得解決。惟宮澤相信，加強兩國友好關係為雙方共同認識，且一致認和約有早日簽訂必要，因此今年葛羅米柯外長來日訪問時，當可繼續商討。

宮澤此次訪俄不致有任何成果，早在一般預料之中，不過在日本對毛俄「等距離外交」運用上，不是沒有收穫的。因為在目前毛俄對立情勢中，毛俄對日本與任何一方面接近，都存有焦慮與戒心，因此，日本便成了毛俄爭取的目標，使日本在亞洲的地位，也自然提高。這次宮澤訪俄，至少可以增加對毛共的壓力，有利日本對毛共在外交上的運用。也使三木內閣對毛俄「等距離外交」產生了信心。

### 三 保利茂訪問中國大陸

在宮澤外相訪問莫斯科的同一天，自民黨元老前幹事長保利茂，率同自

民黨宣傳委員長坪川信三及眾議員田川誠一，攜帶三木總裁致周恩來親筆函件，訪問中國大陸。

三木就任首相不久，立刻採取了對毛共的外交行動，其主要原因，已如上節所述，是一種「毛俄等距離外交」的嘗試，也是一種對宮澤訪俄的支援行動，以加強日俄談判和約的發言力量。另一項原因，由於三木內閣成立後，在人事上，親華色彩極為濃厚，例如副首相兼經濟企劃廳長官福田赳夫、黨總務會長灘尾弘吉、政調會長松野賴三，在黨內以反共親華著稱；黨幹事長代理石田博英又是有名的親俄份子，毛共對三木體制人事，早具戒心；爲了免除毛共「誤解」，三木除在出任總裁時已託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於訪問毛共時轉達新內閣對毛共政策不變外，決定再派一名黨內有力人物往訪中國大陸，向毛共頭目當面說明日本對毛共政策自有必要。至於爲何選擇保利茂前往，係基於保利茂在黨內爲保守右派，目前選列名在福田派的「八日會」，立場反共，但非強硬鷹派，且其爲人正直，與佐藤、福田、椎名、田中等黨內領袖，均有良好關係，爲各派可以信任的老練政治家。一九七〇年佐藤四次連任自民黨總裁，保利茂任幹事長時，在內外壓力下，曾於該年十月，以保利茂名義，委託訪問中國大陸的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致函周恩來，希望邀渠前往訪問，交換意見，雖然當時毛共堅決不與佐藤政府爲談判對象而未果。但因有上述這一段經過，且目前情勢已有極大改變，故派保利茂前往，自屬一適當人選，必能爲毛共所接受。

同時，在日本方面，對「中日復航」、「日韓關係」、「日俄關係」、「日美關係」、「中東政策」等問題，三木新閣準備積極有所作爲，但這些問題，與毛共均有密切關聯，日本想藉保利茂訪問，試探毛共對此等問題的態度，以爲今後決定日本制定對外政策的參考。這也是促使三木派保利茂訪問大陸的重要因素。

此外，如「日毛和平友好條約」，雖然已有了初步談判，但若干核心問題，需要經過高層會談作政治解決，保利訪問北平，無疑亦負有談判和約任務。

在毛共方面，自田中、大平體制瓦解後，毛共與自民黨政府間原已建立的關係，暫告中斷，需要重建與三木體制的新聯繫，對三木內閣的外交動向，國內政情，亦希望有深一層了解。當然希望新內閣派遣一位有力政治家，

訪問中國大陸。保利茂雖非鴿派人物，但在黨內確具重大影響力，且過去既已有與毛共接觸表示，現在又有一向親毛議員田川誠一從中牽線，自然表示歡迎。因此當保利在中國大陸訪問時，所到之處，毛共對保利之招待，遠超過任何日本政要，極盡拉攏爲能事，足見毛共是如何想拉攏日本。

保利這次訪問大陸，形式上是接受毛共「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的邀請，因此，從一月十五日下午到達北平到十九日數天中，廖承志、張香山③、孫平化④等與保利，形影不離，不斷互相交換雙方「國內外情勢」及「日毛和平友好條約」、「日華關係」等意見；直到二十日上午，始與鄧小平副總理會見，晤談約兩小時。保利除面交三木親筆函請鄧小平轉致周恩來外，並再口頭複述日本將基於「日中（共）共同聲明」精神，繼續促進日毛友好關係的基本方針。鄧小平對此告以日毛友好關係有今日成就，係貫徹毛澤東路線結果；在田中、大平時代，已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三木、宮澤仍能繼續日毛友好路線，至表歡迎。鄧小平並表示毛共堅持不採取謀求霸權的外交路線，一國制度應由其人民決定，言下之意，毛共不會將共產主義輸入日本。安撫日本對毛共的疑懼，利其統戰的實施。鄧小平繼又表示日本國內部份人士，傳說中（共）國外匯短絀，這是有意中傷，毛共政府對分期付款貿易，到期有清償能力。並警告日本，如果相信此種謠傳，將會影響日毛經濟談判。

同晚十時半，保利又在醫院中與周恩來會談一十分，保利除重述日本基於「日中共同聲明」精神繼續促進日毛友好外，並表示希望早日簽訂「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周恩來一面對保利來訪表示歡迎，一面特別提出了下列各點：（一）對日美關係現狀至表滿意，希望兩國更進一步加強；（二）對日俄最近莫斯科和約談判中宮澤所持態度，評價甚高，並認爲日本與毛共關係加強，將使蘇俄改變對日本態度；（三）關於日俄共同開發西伯利亞，認爲日本應取審慎態度，即使有意與蘇俄合作，亦應拉美國參加；（四）對「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希望早日締結。

保利此次訪問大陸，原無特定目標，在北平停留五天中，除與廖承志、張香山會談數小時，鄧小平二小時，周恩來一時十分外，大部分時間爲參觀遊覽，事實上無任何具體成果可言。

根據保利二十一日回返東京機場對記者發表談話，亦僅重述與周、鄧



談話要點，相當平實；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月二十二日「讀賣新聞」獨家發表的「保利茂手記」，該文內容，主要是敘述其訪問觀感。對大陸現狀，保利說：「在參觀故宮古物、萬里長城後深感中國歷史之深遠博大，但對目前大陸現狀，認為尚停留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人民生活水準極低」。至於對今後毛共展望，他說：「三、五十年後中國在亞洲地位如何？對世界影響力如何？與日本關係如何？難於預測」。他更坦率表示：「如此廣大的國家，要繼續順利發展，原是一件難事；目前因有毛澤東領導，周恩來支持，尚無問題，一旦毛澤東失去指導力，將發生何種事態，則又難逆料」。在他結論中說：「現在日毛關係，既不能變更現狀，除照日中共同聲明精神發展外，別無他途可循。此際日本如不能洞察三、五十年後的中國狀況，真正友好關係，無法建立」。

保利茂這種對中國大陸現狀相當深刻的觀察和含蓄的提示，值得日本為政者深省。

## 四 毛俄對日本的爭取與三者關係的

### 前途

從這次三木內閣對毛俄「等距離外交」的嘗試，已證實了日本在毛、俄共對亞洲乃至國際外交戰略中，有其不可輕視的地位，日本確已成爲毛、俄爭取的對象。造成這種形勢的基本原因，係由於第一、日本是亞洲唯一的工業國，其國民總生產（GNP）佔世界第三位，在美、毛、俄多極關係中，誰能爭取到日本，對誰有利；第二、日本地理位置，適在中國大陸與蘇俄邊緣，戰略地位重要，爲毛、俄所必爭；第三、福特總統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訪日後，日美關係業已加強，影響日本對毛、俄的關係，必須設法扭轉這種不利形勢。因此，這次宮澤訪俄，雖然坦率提出全面收回北方四島要求，甚至談判形成僵局，葛羅米柯仍不得不遷就日本意見，不使關係惡化，再緩圖發展。在保利訪大陸期間，毛共不僅待以上賓，處處強調日毛加強關係的重要性。一面針對日美關係業已增加，施盡統戰手法，特別表示希望兩國有更进一步發展，俾共同對抗蘇俄。一面毛共不僅欲藉保利訪問，建立毛共與三木內閣的新關係，更有分化自民黨內親華、親俄派作用。阻止三木內閣親華

、親俄傾向，以免毛共赤化日本工作受到阻礙。

在保利訪大陸同時，毛共於一月十三日又邀請「日中（共）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大型訪中（共）代表團訪問北平。由稻山本人擔任團長，團員包括岩佐凱實（富士銀行董事長）、藤野忠次郎（三菱商事董事長）、出光計助（出光興產董事長）、駒井健一郎（日立製作所董事長）、河合良一（小松製作所總經理）等財經界領袖及大豆、飼料、雞蛋等各業負責人共四十九人。該代表團在北平逗留五天中，與毛共貿易有關部門領袖會談。負責經濟事務的副總理李先念亦於一月十六日接見。雙方曾就擴大貿易、安定長期供應石油、石炭、技術交流及貿易上結算方法等問題交換意見，並獲得了原則性協議。其中關於資源開發，特別是石油開發，毛共爲了獲得更多外匯，雖仍表示「自力更生」，但已有導入日本技術與資金之可能，及增加供應的承諾。因爲日本需要巨額石油，對毛共幻想甚大；預料毛共今後亦將利用日本此項弱點，以石油資源爲釣餌，向日本展開攻勢。由於這個代表團成員，包括了大多數日本財經界領袖，經此次訪問後，對未來日毛經濟、貿易關係上，必發生重大影響力。

毛共另一項拉攏日本的手段，就是謀早日促進「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這是繼去（一九七四）年一月締結「貿易協定」、四月「航空協定」及九月「海運協定」後的一個最重要的實務協定。依照毛共原來的計劃，希望在田中下台以前即行解決，以免夜長夢多，當去年一月大平外相訪問北平時，雙方對此已有了初步協商，在去年十一月毛共又派外次韓念龍訪日，與東鄉日本外務次官作進一步商談，並表示有關領土問題可以擱置；因此，主要難關業已突破。但不久田中內閣辭職，和約談判亦暫告中斷。三木內閣成立之後，已表示對毛共政策不變，且希望早日商談和約。故本（元）月十六日毛共駐日大使陳楚與東鄉外次問，又繼續進行談判，條約內容，日方主張採取簡單形式，以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平等互惠、不干涉內政所謂「和平五原則」爲骨幹，並以不損及第三國爲原則。陳楚對此未作正面答覆，於二十二日先行回返北平請示。下次談判預定二月中旬繼續舉行。從此次保利訪問北平，與鄧小平、周恩來會談時，雙方對此均希望早日促成觀之，只要該約不涉及「台灣」、「釣魚台」等領土問題及對該約與「中蘇同盟條約」關係有明白交代，簽訂和約，似已不在遠。一旦和約締成，毛、俄

與日本關係發展中，毛共已搶先了一步。蘇俄會不會急起直追，還是沒有辦法預料的。因為日俄的領土問題，不僅是日俄間問題，蘇俄還要顧慮到在歐洲及與毛共間領土的糾紛問題。所以日俄和約的簽訂要困難得多。

至於日本與毛、俄的經濟關係，也是值得一提的。最近幾年來日本與毛共的貿易總額，在一九七〇年為八億二、五〇〇萬美元；一九七一年九億一〇〇萬美元；一九七二年建交後增至一億一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去年十一月底止，已達二八億七、〇〇〇萬美元。說明有顯著的增加。

蘇俄與日本的貿易，一九七一年為八億七、三〇〇萬美元，一九七二年為一〇億九、〇〇〇萬美元，一九七三年為一五億六、二〇〇萬美元，其增加速度雖不及毛共，但去（一九七四）年四月，蘇俄與日本簽訂了一項歷史上最大的貸款議定書，日本以十億五千萬美元的一筆長期銀行信用貸款，界予蘇俄，開發南部雅庫達天然氣和焦煤以及開採西伯利亞森林木材，為期八年，年息六、三七五%。這筆貸款，蘇俄將向日本購買有關開發需要的機器、船舶等，而以天然氣、煤、木材償還貸款。

今後毛俄雙方，以經濟、貿易為餌，爭取日本的趨向，勢將繼續加強，雙方特別將以石油資源為誘惑，爭取日本合作，成為自己有利的伙伴，當可想像。

在毛俄長期對立，美毛、美俄「和解」及隨「尼克森主義」而來的日美關係的鬆懈的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國際情勢下，才出現了日本在外交上的盲動，在田中執政不久，即訪問大陸，搶先美國與毛共建交，結果造成了亞洲的混亂與日美間關係的疏遠；繼之，又不斷發動首腦外交，雖未標榜資源外交，實際上是為尋找資源而外遊，除田中本人在兩年四個月出中國九次，訪問二十一國，都與尋找資源有關；此外又派三木特使、中曾根通產大臣訪問中東、非洲、中南美，目標均在爭取石油資源。此等外訪，不僅效果未顯，而在中東問題上遭到美國不滿，田中在去年一月東南亞五國訪問中，且親自遭到反日示威；在中國問題上遭到了與我中華民國斷交、斷航，與韓國亦糾紛時起，鬧到幾乎決裂，可謂極少是處。

田中由於決策的錯誤，在外交上遭受到重大挫折。直到一九七四年後期，田中才有了修改外交路線的傾向，並藉藉福特訪日，挽回他的政治生命，

### 三木內閣對毛俄的「等距離外交」

但可惜為時已晚，不得不飲恨辭職。

三木出任首相之後，在外交上首先聲明進一步加強日美關係，並表示半年內決不外遊；在作法上也不致像田中盲目行事。至於對毛俄關係，雖未標榜「等距離外交」，但從這次宮澤、保利同時分訪莫斯科、北平，顯示日本今後在兩者之間，實際上將採取「等距離外交」的作法，從而在他們衝突及爭取日本的情勢中，作有利運用，坐收漁人之利。

至於今後日本外交重心，勢將置重點於對美外交，並在國際協調中，解決日本的能源與經濟問題。對改善與亞洲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對韓國關係，亦正努力推進之中。對我中華民國，三木首相、宮澤外相均表示維持實務關係。日本政府如能記取田中在外交上的失敗教訓，今後在國際社會中，仍能為自由世界作出貢獻。

一九七五、一、二六脫稿

註①在田中、大平赴北平準備與毛共談判所謂「關係正常化」前，自民黨總務會正式決定了一項「日中國交正常化基本方針案」，其全文如下：

「日中關係正常化時，我國政府應遵循左列諸原則；特別鑑於我國與中華民國深厚關係，在談判時，應充分考慮繼續從來之關係。(一)日中正常化應基於聯合國憲章，萬隆十原則進行。(二)互相尊重不同政體、不干涉內政、尊重與友好國家之關係。(三)互相不行使武力及武力威脅。(四)在平等基礎上互相努力增進經濟文化交流，不採取差別待遇。(五)互相為亞洲和平與繁榮而合作。」

註②元月十八日「日蘇共同聲明」全文如下：

「宮澤喜一日本國外務大臣應蘇俄政府之邀，自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五日

至十七日正式訪問了蘇俄。

宮澤外相曾會見了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兼最高會議幹部會議長包戈尼。宮澤外相與葛羅米柯外長，基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在莫斯科所達成之協議，繼續談判締結日蘇和平條約，同時就日蘇間各項問題及雙方關心之若干國際問題交換了有意義的意見。

雙方對近年來順利進展的日蘇關係表示滿意，特別指出一九七三年十月田中首相訪問蘇俄以來，兩國間在各種交流方面有所進一步發展。

雙方對日本與蘇俄間貿易、經濟合作的發展，表示滿意。

在談判締結和平條約方面，雙方基於一九七三年十月日俄共同聲明合意部份，討論各項問題。

雙方爲了在永久安全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希望早日締結和平條約。雙方同意就此問題，繼續談判。

雙方強調維持兩國最高首腦部間的不斷會談，對兩國關係進一步發展有重大貢獻。

宮澤外相代表日本政府，正式邀請葛羅米柯外長訪問日本；葛羅米柯外

長對被邀表示感謝，並達成在一九七五年內實現訪問之協議。訪問正確日程，協商決定。

雙方指出宮澤外相訪問蘇俄期間之會談與談判甚爲有益，友好、坦率的友好氣氛表示滿足。雙方確信此等會談及談判，促進了日本與蘇俄間善鄰關係進一步發展。」

註③張香山爲「中（共）日友好協會」副會長。

註④孫平化爲「中（共）日友好協會」祕書長。

## 一九七五年中東局勢的展望

石樂三

一九七四年是中東危機的一年，而一九七五年更是中東和戰最緊要的關鍵，這幾乎成爲國際政治家們的共同看法。美國總統福特迭經提出警告說①，除非在外交上獲有進展，恐怕一次新的中東新戰爭危險性是很大的。聯合國祕書長華德翰亦曾向記者聲明②，除非用逐步解決或返回日內瓦和議桌上從事談判，以謀求打開中東僵局，今年的情勢將是極端嚴重的。

此後，雖經季辛吉繼續不斷的努力，邀請有關阿、以各國外長前往華盛頓舉行談判，但一直未能打破雙方所僵持的局面。於是，中東又再度步入了緊張的情勢，先是以色列政府宣布全國動員命令，跟着敘利亞進入了戈蘭高地的戒備狀態，所以另一場戰爭隨時有爆發的可能。

聯合國祕書長華德翰爲了防止中東戰火的重燃，特於去年十一月間過往中東一行，從事斡旋和平工作，結果圓滿達成任務，以、敘雙方同意十一月卅日屆滿之聯合國和平部隊展期六個月，因之戈蘭高地的緊急局勢暫時緩和下來。

中東之所以演變成今日的拖延局面，不外下面幾個主要因素：

第一、由于水門事件的發展結果，尼克森終於被迫辭卸總統職務，而影響季辛吉國務卿之中東「加速外交」的進展。

第二、由于七月塞浦路斯的流血政變，土耳其軍隊入侵塞島，而使美國與希臘之間的關係發生裂隙，東地中海地區進入了另一個緊張局面之中。美

## 一 中東局勢的演變

自從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務卿季辛吉即開始其「穿梭外交」，完成了兩大初步的和平使命，一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以、埃雙方所簽署的蘇彝士運河的軍事隔離協定，另是五月以、敘雙方所簽訂的戈蘭高地的軍事隔離協定。這兩項協定的成功，使埃敘兩國先後與美國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外交關係，而且將其收復阿拉伯失土的希望，寄托在季辛吉的肩上。